

# 下川岛上关工情



学生们在荔枝湾红色教育基地升起鲜艳的五星红旗。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江门市关工委坚持以立德树人作为首要任务，全面推进侨乡关心下一代工作高质量发展。“六一”前夕，台山市关工委邀请江门市关工委相关负责人等到下川岛川西村委会荔枝湾村进行红色教育基地揭牌仪式，并到水平小学举行台山市关工委汤贵洪先生助学金颁发仪式。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入侵下川岛，荔枝湾群众奋起反抗，后经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在平石寨建立起抗日根据地，与侵略者进行英勇斗争。风光秀丽的下川岛留下了一段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

水平小学是下川岛唯一的一所小学。汤贵洪先生是台山市关工委名誉主任，他20多年来热心支持家乡教育事业，累计捐赠资金达1500万元。

一直以来，台山市关工委的老同志们心系助学活动，他们为海岛上的孩子们提供精神支持，同时送上了实际的帮助。在当天活动现场，孩子们与老同志互动频繁，彼此之间建立了深厚情谊。孩子们感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关爱和支持，也更加坚定了学习的信心和决心。

图/叶少华 文/谭定立



←73岁的台山市关工委主任罗树本心系青少年，策划这次活动。



嘉宾们为荔枝湾红色教育基地揭牌。



→台山市关工委名誉主任汤贵洪和孩子们在一起。



学生们给参加活动的嘉宾系上红领巾。

## 白沙

新闻编辑中心主编  
责编/方雨平 美编/黄武圣

### “姻缘树”下觅姻缘

◆钟瑞华

四季话语

#### 瓜田往事

◆魏青锋



岁月无声

在江门工作生活多年，多次带朋友去被誉为城市“绿肺”的白水带公园游玩，一次次“亲密接触”那棵钟情已久的“姻缘树”，让心灵一次次接受爱的洗礼。

“古木深浓昼亦夜，清泉冷滴夏犹秋。”微凉的风撩开蝉翼似的晨雾，雨后初晴的天空碧蓝如洗，层层叠翠之下，隐约可闻溪流淙淙、泉水潺

潺。溪水惊醒了睡梦中晶莹的雨珠，有的悄悄趴在路边的草叶上侧耳倾听，有的偷偷蹦到草地上翩翩起舞。清新的空气伴着泥土的芬芳扑面而来，顿感神清气爽，倦意全无。

走过白水带牌坊，沿白水带大道缓缓前行，忽然，公园入口处映月桥旁一棵披红挂彩的大树映入我们的眼帘。朋友立即欢呼雀跃起来，疾步走上前去，才发现它其实是由两棵南方极为常见的常绿树组成，一棵名为斜叶榕，另一棵是鸭脚木。两棵树的

树头分别长在小溪的两边，而树干却在小溪的上方缠绕，共担风雨，共沐阳光。

看到朋友满脸疑惑，一位正在公园晨练的热心阿姨走了过来，自告奋勇地当起了临时导游，“你们是在说这棵树吧，它叫‘夫妻树’，又称作‘姻缘树’，你看它们像不像一对恩爱的夫妻相互拥抱？”

接着，阿姨饶有兴趣地给我们讲述“姻缘树”的由来。

相传古时候，白水带公园所处的麻园村，住着一位外乡走难来的朱秀才。虽然他能文善诗，心地善良，但家境贫穷，二十好几了，仍未有心上人。一天，朱秀才在溪边树下读书时，碰到陪婆婆来白水带神庙上香的外乡镇陈姑娘。两个人一见钟情，不久双双坠入甜蜜的爱河，相约“非君不嫁，非卿不娶”。然而，在那讲究门当户对的年代，他俩两情相悦，一

往情深，但婚事却遭到女方家人的强烈反对。

为了报答陈姑娘的一片深情，朱秀才从此发奋读书。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终于高中进士，衣锦还乡。两人完婚之日，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隔溪“平行”长着的两棵树竟然紧紧地缠绕在一起，如一对痴情的男女热情相拥。朱秀才欣喜至极，欣然提笔在树旁石头上写上“姻缘树”三字，又在溪边石壁上题诗一首：“天赐良缘世人羨，美满生活赛神仙。世代婚姻能自主，幸福家庭万万千。”传说恋爱中的男女只要摸了这棵“姻缘树”，就能得到幸福美满的婚姻，因此，每天慕名前来“寻觅姻缘”的痴情男女络绎不绝。他们把心愿用彩带包好后虔诚地系在“姻缘树”上，祈求爱情和婚姻的永恒。

我们久久沉浸在这浪漫唯美的爱情故事中，任时光悄悄地放慢脚

步。不知何时，又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调皮的雨滴在公园五颜六色的花伞上展现各自甜美的舞姿。映月桥头，潺潺的溪水唱着欢快的小曲，从“姻缘树”下缓缓流淌，仿佛在吟唱一首美丽动人的不老爱情赞歌。

这时，几名扎着马尾辫的女孩来到“姻缘树”下。她们脚步轻盈，浑身上下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和朝气。跳跃的雨珠悄悄爬上了发梢，打湿了额前整齐的刘海，她们却心无旁骛、浑然不觉。

看着女孩们的情形，一股暖意在我心底悄悄地流淌着——爱笑的女孩都是云端落入凡尘的天使，她们肯定能如愿以偿，早日找到心仪的“白马王子”。我想，在一个人的生命征途中，只要拥有一颗虔诚的心，永不轻言放弃，总有一天能达成自己的心愿，这亦是我此行的另一大收获。

在农村，煮饭、烧水、炒菜等都需要烧柴。所以，在农村学会砍柴是必须的。砍柴是生活在农村的人必会的必修课。我是在大山里长大的，对于砍柴是再熟悉不过了。

砍柴需要准备柴刀。在农村，家里有几个男孩子就得准备几把柴刀。柴刀有的形如扁担，扁扁平平的；有的带着如月牙一般的钩，细细长长的，每把柴刀都被铁匠师傅捶打得光亮、锋利。

“磨刀不误砍柴工”，此话不假。这话自小父亲就在耳边唠叨，母亲还经常给我们讲阿德和阿财“磨刀不误砍柴工”的寓言故事，加上常进山砍柴，吃尽不磨刀的苦，自然清楚砍柴前磨刀的好处了。小时候，父亲都是提前给我们把刀磨得闪亮闪亮的，当我们学会了磨刀，时不时在磨刀石上上下滑几下，刀就

磨好了。

“上山容易下山难”，我对这句话深有体会。那山路本就陡峭，肩上还扛着柴，像我这种平衡力不是很好的人，一路下山，一路摔倒，摔得屁股差不多开出鲜艳的春花。有时候，脚底一滑，肩上的柴要么直接压在人身上，要么“叽里咕隆”滚下坡去；有时柴捆得不结实，直接“妻离子散”，散落一地。因此，每次砍柴下山，我都会一手扶着根随手砍来的“拐杖”，撑着地一步一步地慢慢下山。

我自幼胆子就小，不敢独自上山砍柴。害怕遇上《刘海砍樵》书中所写的“狐狸精”，更担心遇上如熊等猛兽。于是，每次砍柴，都会邀约约伴，三五人同行。但儿时的我们，进山纯属为了玩。在山上，我们摘食野果，挖坡地上的红薯、芋头到沟里烤着吃，还学父辈们在山上设套抓老鼠、捕鸟儿等。父母明知道我们

### 时代烙印

#### 砍柴记

◆梁荣

上山不会砍回什么好柴，但还是让我们进山“砍柴”。用父亲的话说，不进山锻炼锻炼，以后怎么当这山的主人。有时候我们玩着玩着，天就黑了，直接在路边砍倒一棵树扛回家。母亲还是会鼓励我们说：“没

事，晒十天半个月就可以当柴烧了。”

砍柴是个体力活，也是智力活。不同的人，上山砍柴的结果自然不一样。有人上山前早就在心里有个方向，知道走哪条路，上哪座山有柴砍，自然不费多大功夫就把一担好柴挑了回来。有人没有想法，想当然山上有柴砍，结果这座山上转悠半天，没一根柴可砍，再去那座山上看看……半天也扛不回来一捆柴。砍柴除了刀锋利，还要靠力气，更要讲究砍法。碗口粗的柴，如果方法得当，左砍两刀，右再再来两下，运力成风，劈枝削片，簌簌间，柴便砍好了。但如果是垂直地砍下去，那费的不只是多几刀而已，还要多耗点蛮劲，柴才好。 “栽柴”最见功夫，常砍柴者，每根柴刀口整齐，长短划一，从路边扯来一根野生藤条，几弯捆绑，齐崭崭的，柴捆得令人赏心悦

目。而不常砍柴或初砍柴者，那柴刀口不一，如犬牙差互，长短不均，捆绑起来，不是这挑漏了，就是那捆遗了，耗时又费力。

进山砍柴，苦累皆之。砍柴苦于山上蚊虫成群，叮咬防不胜防；遇上黄蜂窝巢，被蜇得喊爹叫娘，四处逃窜；冷不丁从枯树上掉下一条蛇来，吓得魂飞魄散；时不时被荆棘不是左手拉出血痕，就是右手划破个血口，伤痕累累……

在家乡，每家每户的吊脚楼底，都有一堆码得整齐的柴垛。从柴垛可看出家中男人的勤快与否，那柴堆得既整齐又高如小山，可见这家男人不但勤快，而且细心。那楼底没有多少柴的，要么男人不在家，要么这男人懒汉一个。

砍了柴，家里有了柴，农村的冬天就可以烧柴取暖防寒了。你说，在农村需不需要学会砍柴呢？